

江西文史 资料选辑

1982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总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三月

江西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赣字八〇第五五号批准出版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靖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3.52印张 字数14万

1982年3月第一版 198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每册0.7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回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片断 胡进太 (1)
- 回忆红军医院的若干情况 刘正明 (16)
- 秋收起义中的红色爆破队 王耀南 (25)
- 闯出封建重围的日子** 程菊英口述、罗 宁整理 (31)
——回忆周总理及方志敏、赵醒侬烈士对我的教导
- 回忆叶挺军长二、三事 颜炳南 (49)
- 回忆崇义“五一”暴动 邓子恢遗作 (54)
- 回忆于都暴动 丘倜遗作 (62)
- 大革命初期修水建党片断 胡越一 (83)
- 修水地方革命斗争史略 巢佳瑞 (91)
- 景德镇初期革命斗争史料 向法宣、姚甘霖、何燮 (108)
- 吉安党组织的初期概况 庶 民 (124)
- 东固平民银行的粗略回忆 汪安国 (129)
- 国民党军统在江西的罪恶活动 陈 达 (132)
- 随哲央丹僧活佛赴南京“请愿”内幕 赵鸿勋 (157)
- 关于《我与张学良、孙殿英的若干往事》的订正 (163)

封面设计：章 琳

回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片断

胡进太

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委任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敌人来势凶猛，由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一线，分七、八个纵队向中央苏区扑来。其中，敌罗霖一个师防守吉安城，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之富田及东固、龙冈、源头一带；敌毛炳文、许克祥部两个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敌刘和鼎师则在白区建宁待命。

当时，“前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部（简称“总部”），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带领下，已由宁都黄陂转移到小布。红军主力部队集中在黄陂、麻田一带隐蔽等待出击。十二月二十四日，战前气氛十分紧张。“前委”和“总部”在小布地区召开了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同志先后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粉碎敌人的进攻。

十二月二十八日，战斗情况相当紧张，毛泽东、朱德同志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按照拟定计划，作着战斗部署。作战处的参谋人员跑进跑出，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传令兵守卫在院内，等着传达命令。那时，通信联络条件差，红军尚无电台，只靠临时担架短途电话，一旦电话发生故障，所有命令都得人力传送。因此，我们“总部”传令排的战士，必须时刻守在毛委员、朱总司令和“总部”首长身边，随时准备向各部队传达总部命令。

夜里，我们见毛委员端着油灯，和朱总司令聚精会神地在挂着地图的墙前，低声研究着，时而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着。油灯只有一根灯芯。灯光暗淡，毛委员、朱总司令看地图十分吃力，一个警卫员见了，急忙从磨破了的棉衣袖口里，抽出一丝棉花，捻细搓了搓，想给油灯加根灯芯。但毛委员摇了摇头，示意不必。只听毛委员侧身对朱总司令说道：“看来敌人按我们的计划行动了，我们再等一等吧”。

翌日凌晨，不出毛委员所料，时机终于等到了，敌人前线指挥张辉瓒，以一个旅留守东固，自率师部和二个旅，在富田、约溪二十八师一个旅的掩护下，孤军深入，窜到龙冈。张辉瓒早就夸下海口，扬言要把红军一举消灭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成了红军的瓮中之鳖。按照毛委员战略部署，红军主力部队已分两路秘密行动。红三军、红十二军为左路，沿君布向龙冈开进；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沿汉下向南固前进，兴国地区的红军第三十五师和地方赤卫队，也积极向敌腹背迂回，准备断敌退路。整个部署，好比铁笼子一样渐渐围住了敌人。

天快大亮了，浓雾笼罩着龙冈群山，十步之外不见人影。毛委员随身带着地图，我们在雾中离开了阳斋住地，往前线指挥所走去。这时，先头部队已和敌人接火了，一路上只听得枪声由远而近，炒豆般地响了起来。来到山脚下的指挥所前，朱德同志快步迎了上来，高兴地对毛委员说：“敌人的二个旅，还有师部，全部被我们包围了，一小时前，敌人妄图逃窜突围，被打下去了”。

毛委员说：“好！通知各部队准备发起总攻击，一定要干净彻底地全歼敌人”。毛委员说着和朱德同志往半山腰的指挥所走去，一边风趣地说：“总司令，你看这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候，诸葛亮智借东风，现在我们也是借晨雾歼敌啊！”说完，大家都呵呵笑了起来。

七点钟左右，大雾还不肯散去，周围的山峰时隐时现。在一阵阵雄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开始发起总攻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枪

声、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荡着山谷。敌人在山沟里疯狂地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红军战士、赤卫队员怀着对白狗子的满腔仇恨，挥舞着土枪、土炮和梭标、大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杀声在敌营中回响。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站在毛委员和“总部”首长身边，看到同志们押着一群群俘虏，背着缴获的战利品，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龙冈镇街里，到处是拥挤着的欢呼的群众、赤卫队和红军战士，无数红旗迎风飘展，欢呼胜利的声音此起彼伏。只见那些被俘虏的白狗子残兵败将，一个个脸肿鼻青，头搭拉着，往日里那种骄横的样子不见了，都乖乖地按照我们指定的地点一一俘虏集中点走去。不一会，前面又传来了大快人心的好消息，老乡们奔走相告：“敌人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了！”我们赶快跑去报告毛委员和朱总司令。毛委员笑着说：“前面来了电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敌人全部被歼灭，不漏一人一马”。接着，毛委员和朱总司令进行了新的战斗部署，只留下一小部分红军打扫战场，主力乘胜掉头向东追击。次年一月三日，在东韶歼灭敌军谭道源师（第五十师）一半，余敌闻风丧胆，不战而逃，退回抚州、吉安、南丰。前后五天，红军打了两个大胜仗。敌人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第二次反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蒋介石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初，为充分作好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思想准备，“前委”和“总部”在宁都县黄陂五里路三堂村举办了一期红军干部集训班，参加训练班的主要是各部队师、团以上干部。当时条件很差，没有黑板和粉笔，就用木炭当粉笔在白墙上写。讲课的有毛委员、朱总司令和一方面军其他首长。当时我们传令排的战士也被允许旁听。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取毛委员、朱总司令对形势的分析、战略战术的讲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毛委员都一一作了解答。当毛委员讲到：这次敌人来势凶猛，胃口很大时，有的同志开着玩笑

说，我们欢迎敌人再次来苏区“作客”，大家手早就痒着哩！有的同志则心情一直很紧张，脸绷得紧紧的，担心敌人这么多，能否夺得胜利。红军在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同时，“前委”和“总部”还向各部队进行了大练兵动员，号召红军练好军事本领，作好反“围剿”的一切准备。红军和赤卫队、儿童团，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开展各种各样的练兵活动，气氛十分热烈。

不久，“前委”和“总部”都转移到青塘来了。在这里，“总部”召集了许多会议，会议往往气氛很紧张，争论得十分激烈。有时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屋子里烟雾沉沉。毛委员那时工作十分繁忙，深夜会议结束，还在办公桌前草拟材料，批阅文件，常常看见他披着灰军衣，在屋子里不停地踱着。我们传令班的同志，有时议论着会议情况，说为什么争论得那么激烈呢？后来才知道了个原因。原来有的首长反对毛委员“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击其虚弱，歼敌于根据地之内”的战略方针，主张所谓“分兵退敌”：即把红军主力分散活动，转移到根据地外围分散打游击的做法。毛委员同他们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委员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局势，认为敌人虽然较强，来势凶猛，但也有弱点，除蔡廷锴、孙连仲、朱绍良各部较强外，其余均较弱，如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刚从北方调来，士气低落，内部矛盾较深，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个师，战斗力也较差。毛委员指出，“避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王金钰这部分虚弱之敌，尔后向东横扫，各个击破敌人，使敌顾此失彼，才能发挥红军优势，打退敌人的‘围剿’”。毛委员这一战略方针，后来终于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同意和支持。

四月下旬，“前委”又在青塘召开了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群众参加的军民动员大会。毛委员亲自作了讲话，命令全体指战员动员起来加强斗志，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时，也号召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红军作战，掩护和抢救伤员等。

毛委员讲话快要结束时，以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宣布：“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第二次反‘围剿’

战斗就要开始了。现在，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特务活动也很猖狂。前几天，国民党派黄公略军长的哥哥来诱降他，可是黄公略同志毫不动摇，把他反动的哥哥杀了。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我们有这些革命的好同志，还愁不能打败敌人吗？”会场上顿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等口号声。

五月下旬，战斗的行动开始了。毛委员、朱总司令率部队从青塘出发，到了泰和县东田的黄沙坳村。这里离敌人王金钰很近了。毛委员命令部队在深山村野休息。一边开展政治教育，一边继续练兵。炊事班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上山挖竹笋，下水捉泥鳅，摸螺蛳改善红军战士生活。红军在这里住了几天，战斗空气逐渐紧张了，红军侦察员和当地群众了解到，敌人开始向据点以外开动。黄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解放过来的红军电台报务员截获了富田敌人发往吉安留守处的电报，说部队将在明晨开拔东固。

毛委员、朱总司令一看时机已到，决定在东固地区布下一个“口袋阵”，吃掉这部分离开富田坚固阵地之敌。“总部”命令红三军和红四军打正面，攻占东固西北的九寸岭和观音岩，首先歼灭王金钰直辖的四十七师；红三军团为左翼，向固陂、富田方向迂回，切断敌公秉藩二十八师的后路；红十二军为右翼，在大山坳一带，牵制罗坊圩、潭头方向之敌。

当晚“总部”的一部分和直属队，随毛委员、朱总司令离开了驻地黄坳沙村，向东固岭附近预定的指挥所出发了。毛委员撑着油纸伞，朱总司令把竹叶斗笠推在脑后，手里拿着望远镜。他们步子又大又急，我们得小跑步才能跟得上。走了几十里路的样子，快到桥头岗，这时天快亮了，毛委员吩咐我们烧点开水喝，略为休息一下，继续前进。进村时，“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迎了出来，接着陪同毛委员、朱总司令察看了村子周围地形。将队伍安置好后，命令电话队赶快架通红三军和红四军的电话线路。毛委员走进房子还不到一刻钟，就有几个老乡气喘嘘嘘地跑进来报告说：“不

好，白狗子来了，离这里才几里路哩！”原来，架线队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尖兵排，敌人问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有个战士没有经验，答上了一句：“总部的”。敌人一听就跟着过来了。

毛委员、朱总司令听了老乡的报告，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会，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命令大家迅速抢占制高点。警卫连在连长贺庆礼的带领下，冲在前面，准备阻击敌人，毛委员领着直属队、电台工作人员和我们传令排，从村子的背后，往白云山峰顶爬去，占领山头有利地形。从山头上，我们看见敌人在尖兵排的引导下，也正躬着腰，沿东固岭爬过来。眼看敌人的前卫接近朱总司令和警卫连只有几十米远了，可是朱总司令叫大家再等等。敌人前进到三十米左右时，朱总司令驳壳枪一挥，“叭！叭！”几枪，打倒了几个白狗子，我们随即一阵排子枪急射，敌人哗拉倒下了一片，尸首翻倒在河里，后面的敌人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这时，敌人的后续部队跟上来了。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冲了上来，接着，又有两个营的敌人，一左一右，在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下，向我们直属队的山头猛扑过来。在毛委员、朱总司令的指挥下，我们接连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敌人知道山头上是红军总部后，不顾一切，不断发起新的进攻。敌人来势很猛，在当官的督促下，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嚎叫着往上冲，炮弹不时在毛委员不远处爆炸，黄土和浓烟呛得我们直想咳嗽。但毛委员若无其事地指挥我们还击敌人，我们心里都情不自禁地捏着一把汗，为首长的安全担心。这时我们的同志牺牲、负伤不少，只剩下七、八十人。敌人仍然轮换向我们发起进攻。毛委员命令我们把笨重的东西扔掉，撤退到另一座山头。我们且打且退到半山腰时，一转眼发现朱总司令不知在哪里了，毛委员非常着急，立刻命令贺庆元连长，带着唯一的预备队返回降地，无论如何也要把朱总司令找到。贺连长把驳壳枪一挥，高喊声“跟我来”，领着二十几个同志向敌人发起一阵反冲锋。这时，只见朱总司令，扶着几名伤员，从山侧面撤了下来，奔到我们这个山头。毛委员紧上前几步，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随后，毛委员命令部队

检查一下人员和弹药，准备迎击敌人的再次反扑。

敌人又发起进攻了。这一次火力十分猛烈，弹片和碎石在我们身旁横飞着。敌人象蝗虫般扑了上来。毛委员操着湖南口音命令部队：“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用石头也要把敌人砸下去”。

轻重伤员这时都爬到阵地前沿，向山下滚石头；爬到半山腰的敌人被一阵射击和石头打得鬼哭狼嚎。可是，没有退多远，又掉头冲了上来，并且嚎叫着：“共匪没有子弹了，冲呀！”。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敌人后背响起了震撼山岳的嘹亮的冲锋号声，毛委员、朱总司令早已部署好的红三军和红四军赶到了。敌人一看大势不好，想掉头逃窜，但在我红军主力部队的铁桶包围之中，这些刚才还骄横不可一世的敌人，一下子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很快就被我们消灭了。

红军“总部”和敌人的这一场遭遇战，完全是意外的。原来，按照毛委员的部署，敌公秉藩二十八师从富田出发后，遭到我红三军的伏击，有一个旅窜出了包围圈，本想从小桥以西的大路上逃跑，摆脱红三军的追击，想不到在这里和我们遭遇了。红三军、红四军在九寸岭、观音岩一带歼灭敌王金钰四十七师的一个旅赶上了，终于聚歼了这股敌人。这一场遭遇战，我们多么为毛委员、朱总司令和“总部”首长们的安全担心呀！

红军反攻首战胜利后，毛委员、朱总司令分析到敌人要逃跑了，命令部队向东挺进。十九日凌晨，天下着大雨，红军冒雨急行军，经过了富田、圳头，直插到水南。这一带是敌人后方补给站，我们沿途看见敌人扔下许多物资辎重。此时，敌郭华宗四十三师正由陂下向水南奔命。由于水南渡口河面上的浮桥早已被我赤卫队破坏，敌人渡河不成，转头逃往白沙，会合了富田过来的王军德一个旅，敌人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第二天逃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不等他们喘过气来，红军似天兵一样出现在眼前，饥疲沮丧的敌人在红军的两面夹攻下，很快就被歼灭了大部，余下的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

第二天，雨停后，红军战士押着上千俘虏沿河边走去。这时，忽然听见空中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出现了几架国民党的飞机。有的俘虏兵一看见飞机，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向天上甩帽子高声喊“救命”。飞机一阵俯冲，又是扫射，又是投弹，炸得俘虏兵血肉横飞，哭爹喊娘。俘虏们指着天上的飞机大骂：“老子为蒋介石卖命，没有被红军打死，你们却来炸死老子！”敌机刚过，红军战士和医务人员，赶快抢救包扎被炸伤的俘虏兵，转移到山区去了。

在毛委员、朱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继续向东扩张战果。二十二日，敌孙连仲二十七师在永丰县中村的高山上加固工事，进行抵抗。红军先以一个师未攻下。毛委员和朱总司令亲自到离敌只有一里路远的前沿观察地形，经过研究，命令红四军第十二师从敌右翼迂回，红三军再次发起进攻，这一次敌人抵挡不住了，下午三点钟时分，孙连仲二十七师的一个整旅，被我们歼灭了。红军经过三战三捷的胜利，士气十分高涨，乘胜继续追击，二十七日又与广昌守敌胡祖玉师激战，占领了广昌县城，余敌纷纷逃往南丰。

部队进入广昌城，天完全黑了。毛委员、朱总司令，召集刘伯承总参谋长、叶剑英参谋长等首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后，红三军和红四军受命北上南丰，歼灭毛炳文和许克祥残敌后，又折回头向建宁开进。

建宁县城的守敌是刘和鼎师。这个师武器装备精良，一律是德国造套筒七八式步枪，官兵都背有一把马刀，此外，有一个水机关枪营和一个手枪营。敌人想凭借装备优势和坚固城防固守顽抗。可是红军却避开城墙，从建宁河的上游渡河，绕到建宁城后面迂回过去，这一来，敌人动摇了，撇下守城向东逃窜。敌人在通过城东石桥时，由于争相逃命，拥挤不堪，不少白狗子掉进河里，红军一阵冲锋，摧枯拉朽，势如卷席，很快就全歼了建宁守敌三个团。

红军在毛委员的亲自指挥下，只用了十五天，横扫七百里，连打了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不甘心第二次“围剿”的惨重失败，重新调集三十万兵力，随带了一批英、美、日、德等外国军事顾问为帮凶，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反革命第三次“围剿”。敌人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与蒋介石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这次“围剿”，蒋介石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采取了“长驱直入”的战略，杀气腾腾地向我中央苏区猛扑，妄图一下子占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压迫和消灭我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

当时，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分散在福建西部的建宁、泰宁及江西黎川、南丰、宜黄等地做群众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兵力只有三、四万左右。显然，在敌我力量强弱悬殊的情况下，硬打硬拼是不行的。因此，红军在毛委员、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果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地方武装积极阻击、袭扰、迟滞敌人，主力则从福建西部的建宁出发，绕道千里，经归化、清流、宁化、石城、瑞金等地，引诱敌军深入赣南根据地，牵着敌人鼻子走，置敌于无用武之地，以疲困和消耗敌人，尔后红军再回师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击其虚弱，以粉碎敌人这次“围剿”。

那时正值南方酷暑季节，红军士气高昂，迈开大步，顶着烈日，夜以继日地急行军。行军途中，无暇停留开会，毛委员、朱总司令就在行军时把红军干部召集到一块，碰头研究，分析敌情、形势。我们这些毛委员身边的“总部”传令兵，不时地奔跑在队伍前后，传递着总部的各种命令、指示。毛委员一边行军一边告诉红军干部战士，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不要怕暂时丧失根据地，更不要怕多走路。他诙谐地说，蒋介石有飞机大炮，咱们有一双“铁脚板”，敌人要换我们还不给哩！

经过七天的紧张行军，红军迂回千余里，转回到兴国。这时，侦察员报告，敌军已分路直迫而前。敌军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又进驻了富田。敌人飞机不断地在头上嗡嗡地吼

着，侦察红军行动的方向。

七月二十日左右，红军“总部”和部分红军由寅田圩绕过富田，第二天凌晨悄悄抵达于都河的长沙渡口。这时发现敌赵观涛率第六师和卫立煌的第十师，已驻进于都县的青塘村了，敌先头部队离长沙渡口只有二十多里地。情况太危急了，与敌人交战是于我不利的。必须迅速避开强敌。毛委员果断命令红军抢渡长沙渡口，悄悄甩掉敌人的拦截。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站在长沙渡口的堤坝上，顶着盛暑的太阳，指挥着摆渡的十条小船集中在河边，几万红军悄悄地隐蔽在河堤旁的丛林里，等着渡河的命令。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让朱总司令带领首批部队渡河，他自己留下指挥断后，如果敌人一旦发现，进行掩护。

十一点，红军开始过渡了。远处不时传来敌人隐隐的枪声。毛委员手遮凉蓬，望着载着红军的小船有条不紊地向河那边划去，神情镇定自若。一会儿，他来到我们传令排，看我们渡河的准备工作好了没有。又拍着肩膀问我们：“小鬼，敌人来了三十万囉，你们可怕不？”我当时和战士罗子根一起挺着胸答道：“不怕，有毛委员在身边，我们才不怕哩！”毛委员满意地微笑了。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红军部队全部渡河完毕。毛委员带着参谋人员走到队伍前边去了，队伍路过兴国的江背洞时，已是入夜时分。毛委员让我们传令兵往来传达命令，行军中保持寂静，不许点火光，不许打手电和发出响声。队伍进入高兴圩时，发现左右又受到敌夹击威胁，东南有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独立旅，北面有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情况是紧急的了。

这时，朱总司令带领红军在前面，毛委员率部殿后，出其不意地掉头穿过敌人的间隙，当夜通过老营盘北上，到达了泰和县的沙村。在这里，毛委员连夜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红军除警卫部队外，其余奉命休息待命。天快亮的时候，我们传令排长从“总部”回来，告诉我们：“红十二军捉住了敌人两个侦探，毛委员正在审

问呢。”后来从敌侦探的口供得知，敌人的行动部署有了新的变化，敌军主力由左右夹击改为中路阻击了。毛委员、朱总司令当机立断，决定采取迂回到敌人主力侧后，截敌一部，咬它一口就跑的战略决策，打乱敌人妄图包抄围剿，钳形布网的企图。

红军向富田开进时，敌人的飞机侦察到迂回其侧后的意图，蒋介石便马上调动了陈诚和罗卓英的两个主力师，增援富田。毛主席立即命令红军连夜撤回老营盘、经高兴圩，再次穿过敌人四十里的间隙，改向莲塘，良村、黄陂一线实行“中间突破”。

八月份，在莲塘附近的大古松树林里，“总部”召开了会议，接着毛委员又指示各部队，和群众一起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动员群众和地方武装赤卫队，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作战，准备歼灭向莲塘开来的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第二天上午，三军团就在莲塘北山上和敌人打响了。双方为争夺一个小山头进行了肉搏战，杀声震天，硝烟弥漫，红军战士和敌人混战在一起，仗打得十分激烈。后来，红一军团也赶来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却一下子上不来。这一仗直打到第二天的黎明，红军彻底消灭了北麓的敌人，并打死了敌人的一个旅长。

八月七日上午，毛委员命令红军转向良村方向开拔。红军战士不顾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良村快速行军。我们传令排跟随毛委员顺着山沟出发后，沿途看见敌人伤员和尸首，枪支弹药丢得到处都是。老乡的房子被白狗子烧成了一片废墟，稻田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凌晨，只听到良村方向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等到天大亮后，我们到达前面一看，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已经在溃退下来，敌人向龙岗的大路上逃跑，好象一群折断了翅膀的蝗虫，狼狈不堪，毛委员叫我们和部队一道去抓俘虏。我们高兴极了。大家一边追，一边喊：“快追呀！活捉上官云相；郝梦龄也不要跑掉！”。

良村这一战胜利后，红军到了约溪。在这里，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研究一下，又命令红军进军龙岗。第二天一早，毛委员带着参谋

人员出发，来到龙岗这个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了张辉瓒的战场。这里现在驻着周浑元的第五师，当郝梦龄带着丢盔弃甲的残部跑来后，周浑元吓得简直魂飞魄散。敌人连夜在龙岗前后的山头上加固工事。在毛委员的指挥下，黄公略军长率领红三军，佯攻周浑元守军。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以两天左右的急行军，出敌不意地重创了占据黄陂的毛炳文第八师。

天气特别炎热，红军指战员在掩体里，稍一动就是满身大汗。下午一点多钟发起总攻击后，突然间下起了大雨，这一下可凉快透啦！这时，“总部”的号兵集中起来，同时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顷刻间，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红军战士冒雨冲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很快就把敌人的阵地拿了下来。毛炳文的第八师此时溃不成军，四处奔命。红军以迅速动作冲到黄陂街上，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接着，又乘胜追击，歼灭了敌人四个团。这一仗的胜利，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后，马上调集他的主力，掉转头来向北向东，以大包围之势，猛扑于黄陂。毛委员运筹帷幄，早就料定敌人要来这一手，他一面命令罗炳辉军长率领红十二军向小布、宜黄、乐安方向前进，在北线完成钳制和吸引敌军主力的任务，一面则带红军主力连夜从阳斋出发，由南向西撤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样，我们就和敌人主力完全背道而驰了。当时红军走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时，把敌人已甩得远远的。“总部”命令部队稍休息一下。毛委员、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叶剑英参谋长、黄公略军长等首长就利用短短的时间研究敌情。这个会开得简单，首长们都坐在沙滩上，围着一盏马灯和两张地图。我们只听见毛委员低声说：“右路敌人离这里十五里，左路敌人离这里也是十五里左右，只有兴国方向有二十里路的缺口，我们部队可以穿插过去”。把敌情研究完了，由叶剑英参谋长发布命令：第一，不准发现火光；第二，不能用手电；第三，不准发出响声。部队马上出发。红军接到命令后，连夜行军。一路上，几万人马，悄

然无声地穿过尖脑岭，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兴国县的枫边、白石、良村一带地区隐蔽休整，做好一切迎击敌人的准备。毛委员和朱总司令一到良村，也顾不得休息一下，就忙着到红军“总部”电台了解红十二军的情况。此刻，红十二军按照毛委员的战略部署，以调虎离山的办法，故意大张声势地向北行进，一路甩下烂草鞋、行军锅等，果然把敌人主力调去了。当敌人在黄陂一带的包围圈中扑空以后，立即就咬住红十二军背后紧紧追赶。一路上看到到处是红军张贴的标语、各军的路标、各单位打前站的标号桩以及收容队等人员的各种留言和番号，还有挖的土灶，就完全误以为咬住了红军主力。就这样，敌人一直穷追不放地跟了半个多月，才发觉红军主力在良村一带，又折回头向西赶来。毛委员的战略决策，终使敌人疲惫不堪，怨声沸起。敌人完全摸不着主力红军的踪迹，当得知红军主力从兴国县城南几十里路的地方又转移穿插到兴国、赣县、万安、泰和交界的大山里休整时，被牵住了鼻子的敌人早已被拖得筋疲力竭，无能为力了。

敌人深入根据地以来，在崇山峻岭中连连扑空，三番五次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可是想找找不到，想打打不着，地方党支部也都组织了武装赤卫队、少先队，到处阻击敌人，加上人民群众的“坚壁清野”敌人连饭都吃不上，水也喝不着。两三个月，把敌人拖得疲惫沮丧到了极点。敌人官兵发怨言说：“胖的被拖瘦、瘦的被拖垮”。蒋介石这个常败将军此刻也无可奈何，只好悄悄地退却。敌人这一行动是瞒不过我们的耳目的，红军的侦察员、地方的赤卫队、苏维埃政府，都行动起来，到处打击敌人。九月十三日，赤卫队向“总部”送来情报说，兴国城里的敌人蒋鼎文的第九师和独立旅，企图逃往吉安，韩德勤的五十二师也同蒋鼎文一道逃跑。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听到这个好消息十分高兴，决定打击敌人后尾一个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三军埋伏在老营盘、高兴圩一带等待着伏击敌人，敌人过了两个营的兵力时，我们一个战士枪走了火，顿时敌人好象受了惊的乌龟一样，马上缩回兴国城里去